



JOHN  
GRISHAM  
THE BROKER

# 掮客

[美国] 约翰·格里森姆 著 [吴可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 M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著 | 吴可 译

# 掮客

THE BROK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掮客 / (美) 格里森姆 (Grisham, J.) 著; 吴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4

(译林畅销名作坊·格里森姆作品精选)

书名原文: The Broker

ISBN 978-7-5447-0225-6

I. 掮... II. ①格... ②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990 号

The Broker by John Grisham

Copyright © 2005 by Belfry Holdings, Inc.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5-182号

书 名 掮客

作 者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译 者 吴 可

责任编辑 孙 峰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 Inc.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25-6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JOHN GRISHAM

约翰·格里森姆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一建筑工人家庭。大学毕业  
后他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律师生涯使  
他亲眼目睹了种种案件，感受到法庭内  
外的悲欢离合，激起了他替弱小者弘扬  
正义的良知，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小说创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格里森姆是位高产高质的作家，迄  
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8部畅销法律惊  
险小说，这些小说被翻译成29种语言，  
在世界范围内热销了6000多万册。此外，  
他的小说还有多部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  
连续剧。

J O H N G R I S H A M  
THE BROKER

你必会享受这样一段浪漫迷离的藏匿之旅：

“自由”漫步于波洛尼亚，  
在许多古老的文化胜境中轻松穿越。  
穿过一些古代的残垣断壁，  
穿过一条连绵几英里的长廊，  
在丰塔纳咖啡馆小憩，  
一边享受意大利美食一边细语。

古老迷人的文化，  
甚至足以引发逃亡者和女教师的一段罗曼史……

小说是虚构的，但波洛尼亚是真实而华丽的。  
游离在虚构和现实的世界……  
你是否会想起《掳客》？  
或许真的巴克曼正与你同游呢  
——这就是格里森姆的魅力。

责任编辑 孙 峰

封面设计 胡 芑

## 藏匿之路即文化之旅 (代译序)

几许

乔尔·巴克曼，一个泡在国会山说客堆里的捐客，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律师。他所建立的律师行雇用了两百名律师，“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他也神通广大，掌握许多重要秘密，“在政治圈里是最有权威的”，能敲开华盛顿任何一间房门；甚至被称为“华盛顿权贵第二的男人”，却在一刹那沦为头痛伤风、咳嗽、骨瘦如柴，必须入狱十四年的阶下囚。“如此强大的家伙是如何跌倒的”，他因何招致牢狱之灾？

无能的总统阿瑟·摩根在离任前夕，突然秘密赦免巴克曼，他可以获得有条件的自由。表面上巴克曼成为特赦的幸运儿，实则他不过是一场政治计划引蛇出洞的诱饵。这是怎样的一个计划？总统又为何要冒险赦免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往华盛顿行政机关脸上狠狠地掴上最后一掌的主意”？这个特赦犯又为何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他最终能摆脱特工的“保护”，躲避间谍的追杀，安然脱身吗？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捐客》作为一本流行小说的可看性，而熟悉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的题材正是他所擅长的领域——猫捉老鼠、螳螂捕蝉的惊险游戏。这位英语世界的王牌作家，与斯蒂芬·金和克莱顿并列为当代美国的三位惊险小说大师。他出身律师，熟悉这一行业的所有阴沟暗道，擅

长写此类题材的惊险小说。他的小说的情节设计往往出人意料，总能让人欲罢不能。本书《掮客》(*The Broker*)由双日出版社出版，很快便售出一百八十万本，毫无悬念地再度登上《纽约时报》二〇〇五年一月畅销书排行榜。

本书一如既往地展现了格里森姆生动流畅、富有幽默感的语言特色，小说的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有着致命弱点的人物——“掮客”巴克曼，这位反英雄式的主人公现年五十二岁，六年前入狱时已经臭名昭著，他的“丑闻已传遍华盛顿，最终使白宫蒙受了污名。一片乌云笼罩在受人爱戴的总统头上”；他的律师行与其说是律师行，不如说是“一个为富有的大公司和外国政府开办的妓院”。他的特赦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的开始，作者让他处于更大的麻烦中，从而踏上逃亡之路。置身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久已熟悉的多数流行小说都具备的元素：政治交易，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堕落……

然而，撩开政治题材惊险小说的面纱，我们竟可以清晰地看到格里森姆另外两部小说《粉刷过的房子》(*A Painted House*)和《逃离圣诞》(*Shipping Christmas*)中“纯情”的延续。

被赦免后的巴克曼离乡背井，改名换姓，在特工的所谓“保护”下逃至意大利北部古城波洛尼亚。语言和文化沟通的困难使巴克曼感到不解，也让读者心存疑惑：中情局为何不惜花费更大的代价，定要把他送到语言不通的意大利，而不是没有语言障碍的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其实这也是本书的匠心独运之处，答案恐怕只能归结于作者对波洛尼亚文化的钟情和迷恋——紧张刺激之余，也不忘给读者来一次文化洗礼。

对异域文化的体验首先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在杀机四伏的亡命旅途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写逃亡者的语言学习，对巴克曼来说，语言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行动：

尽管刻板背诵令人厌烦，可马科还是在其中找到一种古怪的乐趣。他发现迅速地读完四页单词会给人一种很大的满足感。——一百个动词，或者一百个名词……当他的咖啡和三明治被端上来之前，他已经攻克了三百个动词。他喝了一口咖啡，然后又重新背起单词来，仿佛早餐不如单词重要。

作者也不惜篇幅，浓墨重彩，生动描绘了一幅波洛尼亚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画卷。

波洛尼亚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那里有中古时期建造的塔楼，有意大利最美的广场，还有著名的圣·贝乔尼奥教堂，坐落其中的修建于十三世纪的船形石碑上有艺术大师尼科洛·达·巴里、尼科拉·皮萨诺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吸引着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在那里还有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波洛尼亚大学，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作者安排巴克曼在波洛尼亚“自由”漫步，让他在许多古老的文化胜境中轻松穿越，穿过一些残留的古代墙壁的废墟，穿过一条看起来连绵几英里的长廊。古老的意大利文化不时让他感到震撼，当巴克曼在丰塔纳咖啡馆坐下时，他“已决定自己可能会爱上波洛尼亚”，在那儿，“外国人已经被当做一种文化而接受了下来”。

巴克曼还结识了波洛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鲁道夫。借鲁道夫之口，格里森姆再度向读者描绘了他所认识的波洛尼亚：它是非常丰富的，“这儿一直是意大利自由思想和高度才智的活动中心，因此它的第一个昵称是，la dotta，即博学的意思。……波洛尼亚人非常注重他们的饮食，他们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儿是意大利的胃，于是它的第三个昵称就是，la grassa，胖子，这是一个很亲切的词，因为你在哪儿很少能够看见体重不超重的人。”这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古老文化名城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除去逃亡的特赦犯身份和偶尔袭来的不安情绪，巴克曼的学习过程称得上是令人愉快的：他可以和他的语言教师漫步在古老名城的大街上，一边交谈一边学习；可以在咖啡馆里一边享受意大利美食一边学习；他们徜徉在波洛尼亚博大的历史文化中，古老迷人的文化甚至足以引发一段逃亡者和女教师之间的罗曼史。而波洛尼亚发达的交通也为巴克曼的逃亡大开方便之门：这里有通往意大利各地的火车，到佛罗伦萨只需一个半小时，到米兰大约三个小时，到罗马和威尼斯也只要几个小时。

格里森姆举重若轻，时而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时而轻松惬意得不像一部惊险小说，倒似在做一次文化的体验。

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巴克曼的藏匿之路也是一次文化之旅，正是这座充满巨大文化能量的意大利古城完成了巴克曼堕落——救赎——回归的人生旅程：当巴克曼成功逃离，恢复自由之身，他没有再试图完成那笔可以使他获得一亿美金“中介费”的交易，而是把那致命的软件交到了它本应存在的地方。他还和儿子一起“享受了一顿十足的家庭式晚餐”，在他腐败的一生中，第一次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做了一些与赢利完全相反的事情。从波洛尼亚回归的巴克曼已经不再是唯利是图的政治掮客，他只是——一个抱着孙女的慈祥祖父。

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说：“我只能从某一些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所打量。”相信《掮客》能够经受住所有读者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的打量，正如美国《出版周刊》的评论：“本书展现了格里森姆各方面的天才。”

本书情节虽然曲折却一目了然，故事的讲述简单而朴实。小说是虚构的，但波洛尼亚是真实而华丽的，巴克曼游离在虚构和现实的世界，亦真亦幻。亲爱的读者，有一天当你陶醉于波洛尼亚古老迷人的历史文化时，是否会想起《掮客》，或许真的巴克曼正与你同游呢——这就是格里森姆的魅力。

## 作者简言

我从事的专业是法律，当然不是人造卫星也不是任何与间谍活动有关的学科。我现在甚至比一年前更畏惧那些高科技的电子小玩意儿。（写这些书所使用的仍是十三年前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版本。当我在键盘上连续不断地敲打着字符时，似乎它的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一直在为它屏息着。当它终将有一天停止工作时，我很可能也终结了。）

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一本属于民众的书。其实我对间谍、电子监控设备、卫星受话器、智能电话、毒品、电信、话筒以及使用这些东西的人所知甚少。如果这本书中有任何东西与之确为相像，可能实属误会了。

然而，波洛尼亚是极为真实的。我怀着极为愉悦的心情急忙展开世界地图，去寻找藏匿巴克曼的地方。看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合适。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出产的所有东西。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收起地图时我的心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冲动了。

我的研究（对每一个措词都极其地严厉）将我引领到波洛尼亚，一座多么迷人的古老城市，我立刻便爱上了它。我的朋友卢卡·帕图利领着我游览了整个城市。他认识波洛尼亚所有的主厨。他们的烹饪技术真是极为超群，我在这令人乏味的工作进程中体

重还是增加了十磅。

我真的非常感谢卢卡，感谢他的朋友们和他们温暖而充满魅力的城市。当然，在这儿我还要感谢吉恩·麦克达德、麦克·穆迪和伯特·科利。

1

几小时后即将卸任的阿瑟·摩根总统与他剩下的最后几位朋友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最后的几项决定。或许与威廉·亨利·哈里森(从就职演说到死仅三十一天)相比,这几小时注定不能引起历史学家们多大的兴趣。在短短的一刹那间,他感觉自己在以往的四年中仿佛一直都在拙劣地修补着每一项从前做出的决定,并且他并不十分确信自己最终能将一些事情处理得十分正确。不知什么原因,在这场游戏中,正确的措施总是出手太晚,他的朋友们也不能十分确信这一点,尽管仍像以往那样,他言语不多,但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总统想听到的。

他们正在商议着是否赦免——那些小偷、贪污犯、骗子们竭尽全力的申请。这些人有的仍被关在监狱,有的从未服刑,然而他们仍然想着为他们的好名声开脱,为他们钟爱的诸种权利重获恢复。所有的人都宣称自己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抑或是强硬派支持者,尽管只有很少的人在最后一刻能够有机会显示出他们的支持。领导自由世界走过纷乱的四年,这一切将全然地毁于一群卑鄙的无赖们的申请中,该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难道应该允许那些小偷重抄旧业吗?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总统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的抉择。

克里茨是个忠贞不渝的朋友,一个如兄弟般的朋友。他们在科内尔的时候,摩根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克里茨就负责往选票箱里塞选票。在过去的四年里,克里茨曾担任新闻秘书、参谋长、国家安全顾问,并最终升任国务大臣。尽管这项任命只维持了三个月便被匆忙撤销了。因为克里茨那无与伦比的外交风格险些儿

点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给克里茨最后的一项任命是去年十月颁发的，那是再次参加竞选最后的、也是最狂乱的几周。选票显示摩根总统至少在四十个州处于糟糕的劣势。克里茨拼命想控制竞选局面，除了已无争议的阿拉斯加之外，他还设法策反剩下的那几个州。

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这之前从未有一任在职总统收获如此之少的选票。准确地说是三票，全都来自于在克里茨建议下摩根总统尚未访问的阿拉斯加。五百三十五张选票投给了竞争对手，只有三票投给了摩根总统。“压倒多数的胜利”这个词根本无法开始对这一沉重的惨败予以任何的控制。

计票开始，遵守邪恶建议的竞争对手便决定争夺对阿拉斯加选票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尽力去争取五百三十八张选票？他质疑道。再也不可能有哪位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能有这种完全击溃对手，并将其剥得几乎一丝不挂的机会了。六个星期以来，阿拉斯加的民事诉讼如潮水般汹涌，总统遭受更多的痛苦。当本地最高法院最终将这个州的三张选票判给他时，他和克里茨便痛饮了整整一瓶香槟。

摩根总统已变得喜欢上了阿拉斯加，尽管判决结果给予他的并不是十七张选票的差额。

他应该对更多的州加以防范。

他甚至遗漏了他的家乡特拉华州。那儿文明的选民们已经允许他作为总统继续他美好的八年服务。正如他从未找出访问阿拉斯加的时间一样，他的对手也完全忽视了特拉华州——没有组织一场演说，没有电视广告，没有一项单一的竞选活动在那儿逗留。然而，他的对手仍然拿到了百分之五十二的选票。

克里茨坐在一把厚实的皮椅中，手拿一本记录着上百件必须立刻要做的事情的便笺本。他注视着他的总统从一个窗口缓慢地踱向另一个窗口，凝视着深沉的夜色，想象着即将会发生的一切。

这个男人神情沮丧，受了羞辱似的。五十八岁时他的人生便完结了。他的事业受到了重创，他的婚姻也解体了。摩根夫人也已经迁回至威尔明顿，并且公然嘲笑住在阿拉斯加简陋小屋里的主意。私下里克里茨对他的朋友在他的余生中是否具备摸索寻找的能力感到怀疑。但是，住在距摩根夫人两千英里之外的前景实在诱人。如果这位高傲的、出身名门望族的第一夫人没将足球队说成是“俄克拉荷马州人”<sup>①</sup>，他们可能就陪同她去了内布拉斯加了。

这些内布拉斯加的“俄克拉荷马州人”！

一夜间摩根在内布拉斯加和俄克拉荷马州的选票便大幅下跌，从此他再没能恢复过来。

在得克萨斯州，为赢得那个奖项，她咬了那只干辣椒。这之后她开始拼命呕吐起来，当她被火速送往医院时，麦克风捕捉到她说的句至今仍然十分有名的话：“你们是如何使人们回去吃这些恶心的东西的？”

内布拉斯加获五张选票，得克萨斯获三十四张选票，辱骂当地足球队对他们能否继续得以生存是个错误。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熬过得克萨斯州那种干辣椒风格的蔑视性评论。

《如此竞选！》克里茨打算写这样一本书。是得有人记载下这场灾难。

他们将近四十年的合作关系结束了。克里茨不得不在一个防务部承包商那儿弄到一份年薪二十万美元的工作。只要有人出得起这个价，他可以将巡回演讲弄到五万美元一场。自他将生命奉献给了民众服务事业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从前了。他衰老得很快，脑子里成天想着的就是如何顽强抵抗。

为筹得一大笔钱，总统出售了他位于乔治敦的豪宅。他在阿拉斯加买了一座小牧场，显然那儿的人们都非常崇敬他。他打算

① 俄克拉荷马州人：是指在美国政府开放西部前抢先占有土地者。

就在那儿度过他的余生。狩猎、钓鱼，或许再写一写回忆录。无论在阿拉斯加做什么，都将与政治和华盛顿无关。他将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也将不再是在所有的人举行的晚会上叙说着睿智经验的最重要的人物。不再有临别的巡回演讲、会议讲话和对政治学科职位的资助。没有总统图书馆。人们用清晰而响亮的声音说着话。如果他们不需要他，那么他们当然可以过着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

“我们需要就卡西莱罗的事做个决定。”克里茨说道。总统仍站在窗前，茫然地注视着窗外深沉的夜色，仍沉思在特拉华州的往事中。“谁？”

“菲吉·卡西莱罗，那个电影导演。他被控与一名年轻的电影新星有性关系。”

“有多年轻？”

“我想，可能是十五岁吧。”

“那真是太年轻了。”

“是的。他逃到了阿根廷，在那儿待了十年。现在他害了思乡病，想回来再拍一部令人感到恐怖的电影。他说是他的艺术召唤他回去的。”

“可能是那个年轻的女孩在召唤他回去吧。”

“或许也是。”

“十七岁还行，但十五岁太年轻了。”

“他出价五百万。”

总统转过身来看着克里茨说：“他出五百万请求赦免？”

“是的，并且他希望尽快动身。钱不得不从瑞士电汇出去。现在是瑞士的凌晨三点。”

“汇往哪儿？”

“我们几个离岸账户。这事容易。”

“新闻界将会有有什么反应？”

“会很糟糕。”

“它们总是会很糟糕。”

“这件事将会特别糟糕。”

“我真的并不在乎这些媒体。”摩根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克里茨想这么说。

“这笔钱可能被查出来吗？”总统问道，转身又面向窗口。

“不会。”

总统抬起他的右手，开始挠他的后脖颈。每当他与棘手的决断搏斗时，总会做出这个动作。十分钟之前他几乎要用核武器攻击朝鲜，他会一直将后脖颈上的皮肤搔破，直到鲜血慢慢地渗进他白色衬衫的领子里去。“答案是不，”他说道，“十五岁太年轻了。”

门未被敲响便被打开了，总统的儿子阿蒂·摩根一手拿着海内肯的书，一手拿着几张报纸闯了进来。“刚和中央情报局谈过，”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他身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脚上没穿袜子。“梅纳德即将离职，”他将几张报纸啪的一声放在桌上转身离开了房间，将门砰的一声甩在了身后。

阿蒂会毫不犹豫地拿走这五百万。克里茨暗自思忖道。他不会考虑那个女孩的年龄。当然十五岁对阿蒂来说不算太年轻，如果阿蒂没和三个拉拉队长在托皮卡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被抓的话，最大的女孩才十七岁，他们在堪萨斯的选举就会获得多数票。一个爱出风头的商人最终付了这笔钱。那是在选举的两天之后——三个女孩全部在证词上签了字。宣称她们并未和阿蒂发生性关系。事实上，当她们正准备开始大肆寻欢作乐时，她们三人中某一个人的母亲敲开了这家汽车旅馆的房门，制止了这场胡闹。

总统坐在真皮摇椅中边轻拂着几张无用的废纸，边无意地问道：“巴克曼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在做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十八年里，特迪·梅纳德到白宫的次数不满十次。并且他从不在这儿吃饭（他总是以健康原因而婉言谢绝），他也从不对外国的大人物说声您好（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个）。当他能朝后走时，偶尔也会停下来和别人商讨一下究竟是谁碰巧能当上总统，可能恰巧会有一两个人正是他的政策制定人。现在，因为他正坐在轮椅里，他和白宫的对话只能靠电话线来连接了。确实，有一位副总统就曾两次乘车来兰利会见梅纳德先生。

坐在轮椅里唯一的好处在于它总能找出是走还是停留的理由，或者找出他想要的任何事情的绝好借口。没人愿意推着一个年老残疾的人四处转悠。

几乎做了五十年的间谍，现在他更喜欢在四处行动时能直接看见自己身后的东西。他乘坐一辆没有标记的白色面包车旅行。车上装有防弹玻璃，铅制的车厢壁，两名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威严地坐在全副武装的司机后面——他的轮椅夹牢在车后部的地板上，面朝着后方。因此，特迪可以看见车身后的交通状况，而他们却看不见他。还有两辆面包车在远处跟着，任何一辆走错道的车企图跟得更近些时，监管人便立刻会上前予以制止。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以为特迪·梅纳德不是死了就是在某处秘密的、老间谍们被送去等死的私人疗养所里无聊地打发余生呢。

特迪想要那种方式。

他被一床厚厚的灰色被子包裹着，由他忠实的助手霍比照看着他。当面包车在环城高速公路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匀速前进时，特迪边啜饮着霍比从热水瓶倒出的绿茶，边观察着行进在他们车后的车流。霍比坐在轮椅边那把特意为他定做的皮椅里。

又啜了一口茶后，特迪说道，“现在巴克曼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单人牢房里。”霍比回答道。

“由我们的人看着？”

“他们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着。”